

良心

□梁柏文

一位后生开摩托车路过，我说找一位眼睛不太利索的大婶。后生一听，笑了：“那是我的邻居单婶，我爸正要我去找她，你跟我来吧。”

带到地方，大婶正在家门口摘下的龙眼剪枝，再整齐地码在筐里。见我走近，她抬起头看看，一脸茫然。我说，是我上午买了你的龙眼。

大婶借着屋里射出的灯光，盯着我又看一眼，有点惊喜，“还要买龙眼吗？这么晚才来。”我刚想说不买，又不忍心让她失望，只好改口，“是呀，想再买点。不过，你先拿上午的钱来，让我看看。”

“算错数了？”大婶说着，进屋拿出一个小布包，层层打开，把上面折叠的4张50元钱递给我。我边摸着钱，边凑近灯光细看，又用力抖动几下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又叫后生证实。他细心看后也说，是真的，不错。

“这回我放心了。”我把钱递回给大婶。大婶听我解释来意，连声说，你真是好人呀。又不停地请我吃果。

“那我买你这两筐，也按收购价可以吗？”我想再帮帮大婶。“好呀！不过，我要优惠你。”大婶真诚地说。

我知道，种龙眼赚点钱不易，从树上摘下，又要卖出去才是钱。我不想贪便宜：“低过收购价我就不买了。”

大婶嘀咕，怎会有这样的人，“我能收这么高的价呢！”

还在犹豫中，没想到一旁的后生开声了：“你在城里有门路吧？我家还有100斤，也按这价卖给你吧？”原来，他心里也有个小九九……

一百斤？我迟疑了，大婶见我为难，说：“那你买他的吧，能买多少算多少。”

“阿九，搞什么鬼！我要是你看看盲婶要帮什么忙，你怎么……”一声猛喝，一位老人家不知从哪站出来。

“爸，我是想搭好心人这个顺风车，我们家的果不是也堆起来了吗？”后生怯怯地笑，也不好意思了。“你真是，自己有点气有力，不会拉去收购吗？”老伯教训他，“怎么还跟盲婶抢生意，没出息！”

老人转脸望着我，神情变得和善。然后，帮忙将大婶的两大筐龙眼过秤装车。他悄声告诉我，大婶家的男人前年走了，孩子去了外地打工……我按6元一斤算好钱，递给大婶，她还是推辞，最后老伯一把夺过钱塞到大婶手里。

看见大婶的那只好眼闪着泪花，我赶紧转身去了趟洗手间，然后钻进车里，按下窗玻璃跟大婶他们道别。“真是好人呀！”车子马达轰鸣，我隐约听到大婶还在说。

回家打开车门，我愕然了，车上竟又多出了半蛇皮袋龙眼，足足有10公斤。

“办实事”

□闻捷

快到年底了，小李又为明年工作计划犯了愁。

作为厂里的工会干事，每年到这个时候，他都得挖空心思，好好琢磨明年工会要办的实事。因为王厂长一直有要求，工会嘛，就得多给职工办实事，张主席也给小李特意交代，咱也不用多办，每年十件就行，年初列入年度工作计划，年底接受群众监督检查。

十件实事要说也不多，可年年办、年年想，小李有些吃不消了。看见他又愁眉苦脸坐在办公桌前，同办公室的团委干事小赵出主意，“既然是给职工群众办实事，可以依靠群众、发动群众，让大家伙儿一起帮你想啊。”

一语点醒梦中人，小李茅塞顿开。是啊，组织个征集活动，大家一起出谋划策，岂不强过自己一个人绞尽脑汁？说干就干，午饭不吃，午睡也取消了，下午刚一上班，小李就写出了征集明年实事的活动方案，拿去给张主席汇报。

张主席一听也来了兴致，夸奖小李脑瓜灵活，职工群众帮助出点子，既凝聚了集体的智慧，又能收集到大家伙儿最关心、最盼望、最急迫想解决的问题，这事靠谱！他叮嘱小李在方案里要特别注明，征集活动必须坚持“职工自愿、工会所能、普遍受益”的原则，实事要有针对性、可行性，确保实事年年办、明年更好看，实事实年搞，务实有成效。

方案经张主席修改完善后，很快发了下去。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反馈积极踊跃，不但职工群众，厂领导也很关注。这不，小李一大早就被张主席叫到办公室，“昨下班时王厂长见到我，说咱们的乒乓球台子得换一个啦，这个也列进明年要办的实事吧。”

“饮料瓶要不要？”“要要要！”张大爷抢着迎向他。

他说：“我着急上班，也就不帮你们分捡出来了。”

“我帮你分类！”大爷大妈幸福地回答。

“咋样？”张武军神气地冲老马飞一个响指。

咋样？呸，垃圾样。

《猫·女孩》(油画)

□孙洪敏



“你的同学真好。”“是啊！……我觉得她们都够评市三好……”

叶子垂下眼皮，神情有点黯淡下来。过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韩伯伯，那就这样啦？我送你椰妹，你不评我市三好。那说好啦！”

见我没作声，她以为我嫌东西少，又说：“那就再送你个海石花，这是第二好的，摆桌上很好看的。你划得来了，我再不加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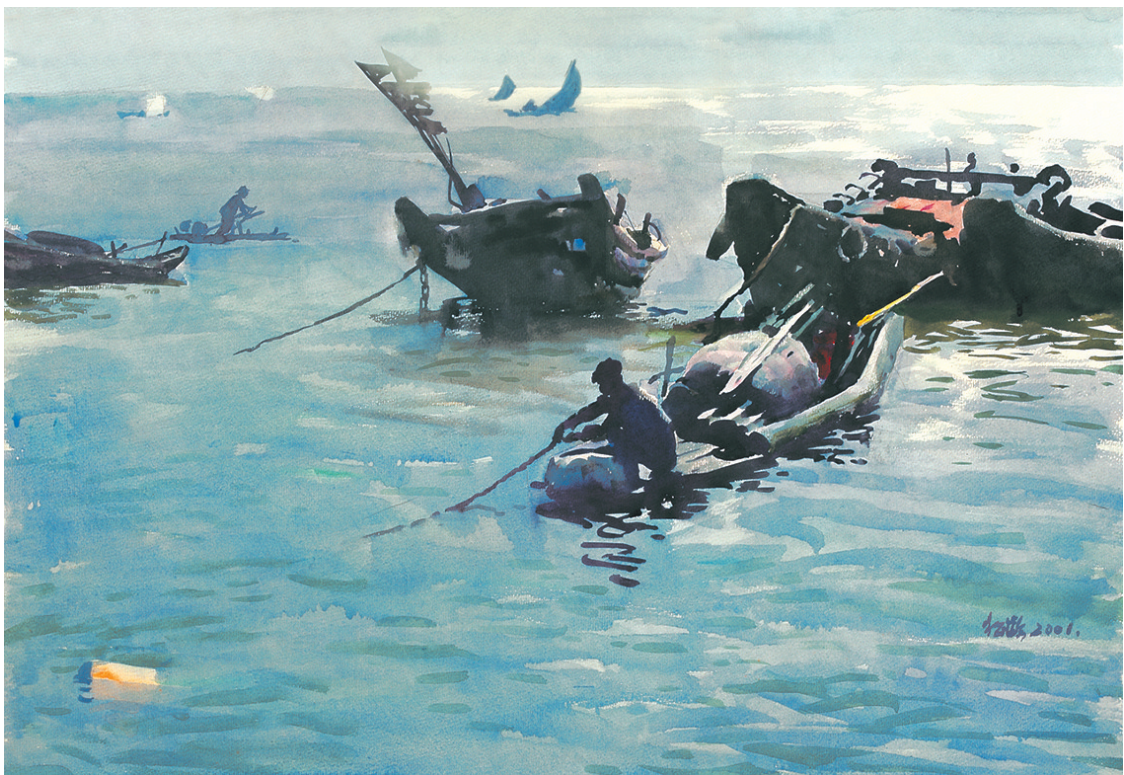
我不忍心再逗她，就说：“叶子，你的心思我懂了，但现在还不能保证不评你，我们还要经过研究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，小家伙就从我手中要回椰妹，说：“那就等你‘研究’再说，不评我再送你东西。”

随即将桌上的宝贝统统收回纸盒里，盖上一层又层蓝绸布，抱起走了。她一点儿也不跟你讲客气，有这样送礼的吗？这个叶子——椰妹！

《收网》(水彩)

□曾松龄



《猫·女孩》(油画)

□孙洪敏

“实话跟你说吧，像你们这样的电话一天好几个甚至十多个，接都不用接，今天我接了，我也知道你们是为孩子好。”

“是的是的。”“我希望你理解。”“理解理解。”

“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知道我电话的，请你将我的电话号码删掉好吗，以免你们其他老师再打。”

“好的！谢谢你讲实话，都说我们这样的电话是骚扰，其实挺尊重、彼此理解就这么简单。退一万步说，我这人从不开玩笑骗人。好吧，那我删掉你的电话号码删掉……”

电话挂了。

果然，那个“智慧辅导班”的老师再没来电话。奇怪的是，以前那些乱七八糟的“辅导班”电话也没再来……

难道真如那老师说“不骚扰实诚人”？对了，那女老师姓什么？

老马突然想起，手机里不是有她的电话号码么。打开，果真还没清理，犹豫再三，老马还是没敢回拨。是啊，人家答应不骚扰你了，你反过来骚扰人家，有意思么？

没意思。老马边删那号码边摇头。

做个诚实的人吧！

以诚相待

(外一篇)

□蒋寒

手机铃声响的时候，老马心情还好。

老马心情没几个时候不好的，他问：“喂，哪位？”

“你是马先生吧？”

“是的，我姓马。”

“孩子马上面临高考了吧？”

“是的……”

“要想孩子考上重点大学，请来我们智慧辅导班吧……”

“等等，自费辅导！难道还有公费辅导？”

“哈哈，马先生真幽默，是智慧，大智大慧！……”

“谢谢你了，跟你说实话吧，孩子高考备战确实紧张，每天作业做到深夜，睡眠严重不足。我也心疼孩子，每晚陪着，中途他还得眯一会儿，真不忍心叫醒他，每晚都是凌晨两三点才睡，我都快扛不住了。请你理解！”

“理解理解！”

开学“送礼”记

□韩辉光

“我够不够当市三好？”叶子问，低头看了一下纸盒。

“你想当市三好吗？”

“当然想，市三好谁不想，又光荣、又保送上市重点。”

“那你说你够不够市三好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学校会评我，因为我是内部教师子女。”

“那你还来送我礼物干什么？”我略有点不耐烦了。

“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想请你帮个忙。”

“帮什么忙？”

“拜托您，别评我，你能帮这个忙吗？”

我愣在那儿了，半天说不出话。求我的人不少，像叶子这样求帮忙的还是第一次遇到。我打量小家伙，白白嫩嫩，花褂花裙，像只彩蝶。课间总见这彩蝶到处飞舞，总听见伙伴“叶子、叶子”地叫。

看来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，犯了经验主义错误。“叶子，你！为什么不要评你？”我问。

“反正不要评我，您就帮我这个忙吧！只是您别对我妈讲，是我自己来求您不评的，她要是知道，我就别想活了，您一定得保密！”

这个忙还真不好帮，我怎么向她妈交代？张友芝的大嗓门全校有名，不吵翻天才怪。而且她也不是没理由，她会质问，叶子哪样不行？不是同等条件内部子女优先吗？怎么一轮到她就不优先了？叫我怎么回答？

公交车走走停停，当听到车内广播报出要下的站点时，她的心像面鼓被人捶着，咚咚直跳。直到现在，她的大脑还像团浆糊，没想好怎样走下车，怎样穿过一段不算长、人却很多的马路，怎样在小区保安的眼皮子底下跨进大门，在邻居们的目光下，走入电梯，直到家门口。

她身上冰凉，脸上火烧火燎。她悄悄侧转身挡住小女孩的眼睛，掏出纸巾，想擦拭身下的座椅。

站名报了最后一遍，她必须下车了。她把身上挎的小包包带子放到最长，挪到身后，一脸决绝地站起来。可是，包包太小了，放在那个位置纯属掩耳盗铃，欲盖弥彰。她慌张地张望了下四周，几乎想再坐回原位。小女孩多嘴，仰着头问她：“大姐姐，你到站了？”她勉强点点头。小女孩说：“我也到了，一起下车。”然后不由分说地紧贴着她就走。她瞥了眼后座上的男子并没动，有点纳闷……很快到了车门，就在她一脚要迈下车时，小女孩忽然把手里的风筝挂到了她的包包上，狡黠地一笑，却没下来。

她下了车，看一眼屁股后边挂的风筝，莫名其妙！这副模样太搞笑，她正要伸手摘下风筝还给小女孩，车已启动。

小女孩伏在男子身上，把头伸出车窗，冲她大声说：“明天这个时候，我还坐这趟车，记得还我风筝哟！”座位上的男子终于被惊动了，好像还冲她挥了下手。

公交车远去，风筝被风带得要飞，她一把捂住，瞬间明白了风筝的妙用。

一股暖流涌遍全身，她笑了笑，昂首挺胸，背着这只图案颜色都很夸张的卡通形象风筝，从容地走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。

她以前没有放过风筝，看来明天还要再坐这趟车，跟小女孩约一约，看看这只风筝飘在空中是不是更美。

晚上，我在家里制订新学年教导处工作计划，有人敲门。学年结束的时候就是这样，不断有人敲门。要求转进、转出的学生不少，我这教导主任好像成了供人叩头的菩萨。可那东西是能收的么？要求转进的不是学习一团糟，便是表现不好；要求转出的个个是好学生，不然为什么提东西来求你？但你要是收下东西、敞开大门，学校也就关门了。

所以对于礼物，我是一概不收。可有的送礼者不管你收不收，放下东西便走，不收也得收，我还得追出去，真是难看……此刻的敲门声一阵紧似一阵，笃笃！笃笃笃！笃笃笃笃！我问：“谁呀？睡觉了！”

“韩老师……主任！”门外是个小女孩的声音，这让我有点惊讶。

我起身去开门，原来是叶子，我同校张友芝老师的女儿。叶子手捧一个大纸盒，仰脸愣愣地朝我望。她12岁了，在我们学校读六年级。我让她进来，请她坐。她抱着纸盒坐椅子上，拿眼瞧我桌上的纸笔。我退身也坐下，说：“你把东西搁桌子上。”

“不，我就抱着。”小家伙说，像怕被谁抢了去。

“纸盒里是什么？”“好东西。”

“是不是送给我的礼物？”“那要看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。”

我问：“帮什么忙？”她问：“上一年的市三好是不是我？”

其实，这小家伙一来我便知道，她是冲着市三好而来。每学年学校都有个市级三好学生的名额，评上了就能保送上市重点中学，所以年年都竞争激烈。不过，只要毕业班有学校内部职工子女，并且学习表现都较好，这名额基本上都会照顾他们。我们的原则是同等条件，内部子女优先。现在哪个单位不是这样，不照顾内部职工行吗？叶子学习表现都不错，今年的市三好不出意外的话也会是她。

但还没最后决定，权在教导处，也就是等我一句话。张友芝老师放心不下，几次向我摸底。我没向她交底，连暗示也不能，这也是原则。前天张友芝送我一把蒜苗，昨天送我几条黄瓜，说是自己园里种的吃不完……这现在又叫女儿来送什么？这对孩子的影响多不好。我皱了皱眉。

《猫·女孩》(油画)

□孙洪敏

《收网》(水彩)

□曾松龄

《猫·女孩》(油画)

□孙洪敏

风筝一定飘在天空吗？

□寇建斌

公交车正平稳行驶着，突然来了个紧急制动，车身剧烈震颤了下车。身上某个机关好像被触动，她暗叫一声：糟糕！

她这事儿向来不受掌控。近来忙得像打仗，完全忽略了它的存在，谁知它不甘寂寞，找了个最不合适的时间早早来了。而且，她今天偏偏鬼迷心窍穿了条纯白色裤子！正值客流高峰期，车上坐着站着满是人，她仿佛瞬间石化，直挺挺地坐着，一动不敢动。

“找死啊！”公交车司机把头探出车窗，斜斜朝里飞驰而过的小车爆了个粗口，气哼哼地挂挡，加油门重新上路。

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挤到她身边，手里拿着一只风筝，紧紧护着，举给她看，“大姐姐，我的风筝漂亮吗？”

她坐在右侧的单座，小女孩坐在她身后，上车时她看到了这个小女孩，当时她正埋头摆弄这只图案颜色都很夸张的卡通风筝。风筝比较大，在逼仄晃荡的车厢里难以存身。

她坐下后，身体前倾，有意躲着风筝，还是不时被碰到，有次还险些挂住头发。她撩了眼小女孩旁边扶着椅背站着的男子，从相貌和表情可以判断是小女孩的父亲。她想提醒男子照看好孩子，但看男子只顾埋头玩手机，只得忍了。小女孩眼睛不大，晶亮，滴溜溜乱转，风筝挂到她头上时，还冲她一笑，道声歉，就又去摆弄自己的风筝了。

此时，她如坐针毡，哪有心情跟小女孩闲聊，淡淡地回了句“漂亮”，就把头扭向车窗。小女孩却不依不饶，继续饶舌，告诉她去哪里放风筝了、如何好玩等等。她心烦得要命，真想大吼一声叫她闭嘴，又担心招来关注的目光，只能憋住气假装镇静。她暗暗在心里祈求，已换到座位上的那位男子出于礼貌，管住自家孩子，可从车窗玻璃的反光中看到，这个家伙仍在若无其

《猫·女孩》(油画)

□孙洪敏

《收网》(水彩)

□曾松龄

《猫·女孩》(油画)

□孙洪敏

《收网》(水彩)

□曾松龄

《猫·女孩》(油画)

□孙洪敏

《收网》(水彩)

□曾松龄

《猫·女孩》(油画)

□孙洪敏

《收网》(水彩)

□曾松龄

《猫·女孩》(油画)

□孙洪敏